

# 覃談有別與現代方言<sup>①</sup>

吳瑞文\*

## 摘要

以《切韻》為代表的中古音有「重韻」的現象。所謂重韻，指的是同攝同一等第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反切不相系聯的類。本文主要以咸攝一等重韻覃談為參照點，盱衡現代漢語方言的音韻分合情況，並嘗試利用覃談分合的情況來給漢語方言分類。本文討論的次序如下：

1. 根據漢語文獻材料，指出覃談二韻在唐初是南人能分，北人已混的音韻現象。換句話說，覃談分混在唐初是一項可以區分南北方言的音韻條件。

2. 運用歷史比較方法，列出現代吳、贛、湘、粵、客、官話諸方言的覃談二韻比較字表，同時注意到覃談二韻在結構類型上的差異，進而一一歸納各方言呈現出的覃談分混類型。本文分析的結果是：吳、贛、湘屬於覃談有別的方言，粵、客、官話屬於覃談不分的方言。

---

① 本文的初步構想得自與日本愛媛大學秋谷裕幸先生的電郵往來，寫作過程中與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研究員林英津先生不時討論，得兩位之多方啓發，獲益匪淺。草稿內容於 2001 年年底，在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小型研討會上發表，得到平田昌司、魏培泉、劉丹青、秋谷裕幸、黃金文等諸位先生的批評指正，謹此致謝。同時，非常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兩位所提到若干打字及排版疏漏處，以至於論述有不確切處，文中均已從善改正。文中有任何殘存的錯誤，責任概由筆者自負。

\*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3. 《切韻》的音韻系統本身涵括了六朝時期南北不同的音系，北方是河北方言，南方是江東方言。將這個事實與現代方言覃談二韻的表現結合起來，我們認為覃談分混提供了我們區分現代方言的條件。現代方言裡，覃談有別的吳、贛、湘方言具有江東方言的層次；而覃談不分的粵、客、官話則具有河北方言的層次。

4. 運用歷史性的音韻條件來給方言分類，則這樣分出來的類可以呈現各方言間的親疏遠近，並能進一步利用適當的現代方言材料，將六朝時的古方言（如古江東方言、古河北方言）擬測出來。本文討論的覃談分混，正具有這樣的效力。

**關鍵字：**覃談二韻、漢語方言分類、歷史語言學、比較方法

## 一、前 言

### (一)切韻中的重韻與六朝時期的南北方言

以《切韻》為代表的中古音有所謂「重韻」。所謂「重韻」，是指同攝同一等第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不同的類。而以歷史語言學的角度來說，若干中古音的「重韻」仍可以在現代方言中看到分別的痕跡。例如：董同龢（1960：1041）已指出閩南方言保留《切韻》的魚與虞、哈與泰及支與脂之的分別；梅祖麟（2001）也指出浙南吳語中也保有魚與虞及支與脂之的對立。上述這些「重韻」的分別，有幾項不僅僅是保留在《切韻》的分韻上，即便在《切韻》時代相近的其他歷史文獻上亦可一一稽考。例如：

表 1

	切韻	顏氏家訓	原本玉篇	六朝詩人韻類
哈與泰	✓	—	✓	✓
支與脂之	✓	✓	✓	✓
魚與虞	✓	✓	✓	✓
覃與談	✓	—	✓	✓

根據周祖謨（1966：473）的研究，「它（《切韻》）的音系不是單純以某一地行

用的方言為準，而是根據南方士大夫如顏、蕭等人所承用的雅言、書音，折衷南北的同異而定的。」換句話說，《切韻》中的重韻韻類是當時南方雅言系統的實錄。依循這樣的思路，丁邦新（1995）因而指出《切韻音系》應分別擬構為北方鄴下音系與南方金陵音系。其中金陵音系就是南方士大夫的雅言系統，梅祖麟（1997）則根據郭璞《爾雅注》稱之為「江東方言」。基於以上的認識，本文的主要想法是：六朝時期至少已存在鄴下方言與江東方言兩大方言系統，那麼以上述《切韻》的重韻韻類來作為觀察現代漢語方言的窗口，必然有助吾人釐清以下的問題：

1. 現代漢語的七大方言，它們究竟與《切韻》中折合的這兩大系統的那一個比較接近？
2. 進一步的問題是：現代漢語方言中的那些材料可以用來構擬江東方言？那些可以用來構擬鄴下方言？
3. 更進一步的問題是：我們怎麼利用這些新的認識重新把漢語方言的譜系樹畫出來？

本文即擬以上表中覃談兩韻為切入點，以現代漢語方言的材料為對象，利用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加以探討、歸納。

## (二) 前人研究成果概述

目前學界對漢語方言裡「覃談」兩韻的探討，早期的有河野六郎（1979）對吳語覃談兩韻的探討；吉川雅之（1995）曾發表了四張有關咸攝一等重韻讀音的語言地圖，並把覃談二韻的現代反映區分為七種類型；最近王洪君（1999）根據蟹攝、咸攝一等重韻的現代語音，把現代方言區分為五種類型。根據王文的分類，除了閩方言（王文稱之為一型）、吳方言（二型）之外，還指出另外三種類型。以下列出這些代表方言及這些方言覃談二韻的表現：

表 2

	代表方言	覃談二韻的關係
一型	閩語	覃見系非見系 ≠ 談見系非見系
二型	吳語	覃 = 談見系 ≠ 談非見系
三型	粵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	覃談見系 ≠ 談覃非見系
四型	核心晉語	白讀：覃談見系 ≠ 覃談非見系 文讀：覃談見系 = 覃談非見系
五型	北方方言	覃見系/非見系 = 談見系/非見系

另外，秋谷裕幸（1999）則根據吳語處衢方言與甌江方言對吉川雅之、王洪君所提到的吳語類型提出商榷的意見。

從歷史比較的角度上來說，以上諸位先生的研究，把我們對中古音的知識與現代方言很緊密地聯繫起來。同時，透過這幾篇文章的介紹，我們對覃談兩韻在現代方言中的各種表現也有更深入的了解。在這樣堅實的基礎上，我們這篇文章想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幾個問題：

1. 就層次分析的方法論來說，我們如何在現代方言中辨認出覃談二韻的不同層次？
2. 方言的「區分」，強調的是發生學上的意義。換言之，「區分」重視的是方言間血緣關係的親疏遠近。我們倘若以覃談二韻作為方言的區分標準，應如何呈現現代方言彼此之間的譜系關係？

在正式進入討論之前，附帶說明三點：

第一、現代漢語方言中以閩語的層次疊積最為複雜，具有三個明顯的時間層次（羅杰瑞 1979、楊秀芳 1982、吳瑞文 2002）。但由於閩語內部的層次分析目前還作得不夠，因此本文於閩語部分暫時採取藏拙的辦法。總的來說，本文討論的大方言包括：吳語、贛語、湘語、粵語、客家話、官話。

第二、為免討論過於繁瑣，本文主要針對覃談二韻的舒聲韻加以探討，暫時不討論覃談的入聲韻。

第三、王洪君的文章將咸攝二等的咸、銜二韻與一等的覃、談二韻合併討論。我們爲了討論上的方便，文中只專就一等覃談二韻加以說明。這樣作的原因是：雖然王洪君的文章是把一等覃談、二等咸銜綜合起來討論，但她所分出的五個類型之中，覃談兩韻都有差異。因此即便我們斷章取「類」，也不致於搞亂了這五個類型。

## 二、覃談二韻在漢語文獻資料上的表現

上文檢視了中古覃談二韻在現代漢語方言中的表現。本節則擬從漢語書面文獻入手，嘗試對覃談二韻的分合情形作一鳥瞰。

第一、從上古諧聲韻部來看<sup>②</sup>，中古談韻完全來自上古談部；中古覃韻則絕大部分來自侵部，小部分來自談部。<sup>③</sup>丁邦新（1998）研究上古韻部的元音系統，在比較各家上古音元音系統後，結論指出談部與侵部在上古是主要元音有異的兩個韻部，談部主要元音爲[-a-]，侵部主要元音爲[-ə-]。

第二、周祖謨（1993）曾研究兩漢、魏、晉、宋、齊、梁、陳、隋歷代的詩人用韻，指出上古侵部在兩晉逐漸分裂爲侵覃兩韻，談部也逐漸分裂爲談鹽兩韻。進入南朝劉宋時期，侵、覃（以上來自上古侵部）與談、鹽（以上來自上古談部）等韻已然分別獨立。而陸法言等人論定的《切韻》，其中覃談二韻也是截然不混。同時，比《切韻》早的五家韻書也沒注明兩韻的混同情形。綜上言之，六朝時期，不論是詩人用韻乃至韻書分韻，覃談二韻都是從分的。

第三、不過，事實上在隋代已經逐漸有覃談混讀的情況。比方曹憲《博雅音》開始有覃談反切下字互用的情況，混切比例約佔 8%（丁鋒，1995：49）。《篆隸萬象名義》（原本《玉篇》）中，覃、談兩韻字總數的混切率不算高，僅爲 5.3%（周祖庠，2001：91）。但由整體趨勢來看，《博雅音》與《篆隸萬象名義》基本

② 本部分所引述的上古韻部，悉依董同龢（1993）的二十二部。

③ 中古談韻的「三」一字來自上古侵部，但除《詩經》用韻一見之外，諧聲字幾乎沒有，因此別無旁證。李方桂（1931：22）認爲，「三」入侵部的證據還不夠。今從李方桂的意見，把「三」字排除。

上還是應歸於覃談分立，與《切韻》不謀而合。這幾項文獻證據顯示，覃談有別是六朝時期江東地區方言的一個特徵。

第四、概括來看，覃談混併的情形大抵出現在隋唐時期北方地區的文獻材料。底下我們引用丁鋒整理的結果，把覃談兩韻在北方文獻的表現列出來：

表 3

材料④	切韻	玄應	顏師古註	晉書音義	五經文字	慧琳	西北敦煌
年代	601	638-649	645	747	776	789	唐五代
地域	金陵鄴下	長安	關中	洛陽	長安	秦音	西北(隴)
覃談分混	分	分	混	混	混	混	混

這裡需要討論的是玄應的音讀。六朝時期，從南北朝詩人用韻來看，覃談都是獨用。根據平田昌司（2002：336）對唐人科舉用韻的研究，唐初許敬宗等制定同用獨用的科舉用韻時，一等重韻覃談仍然是各自獨用。另一方面，即使是許敬宗等人決定的同用，大體仍遵守齊梁以來江東用韻的矩矱。換言之，唐初制定的同用獨用規則，所代表的是江左詩賦傳統。平田的結論指出，覃談二韻性質上「是在南北朝末期至唐代前期之間出現的『北人不分，南人能分』的語音現象。」<sup>⑤</sup>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可以推論玄應的覃談之分，基本上是沿襲南方覃談有別的固有差異，未必真切地表現出當時長安方音。另外，幾乎與玄應同一時代、同一地域的顏師古註，則是覃談混切，這似乎顯示當時的都城長安存在兩種不同音系，一是來自文化鼎盛的南方，一是長安本地的固有讀音。因此，我們認為這樣不一致的情形，可以作為平田上述一等重韻覃談「北人不分，南人能分」這一設想的間接證明。

第五、龔煌城（2002）根據《番漢合時掌中珠》中的夏漢互注的音韻資料，構擬出十二世紀末的西北方音聲韻調系統。其中覃談二韻在當時已經完全混同，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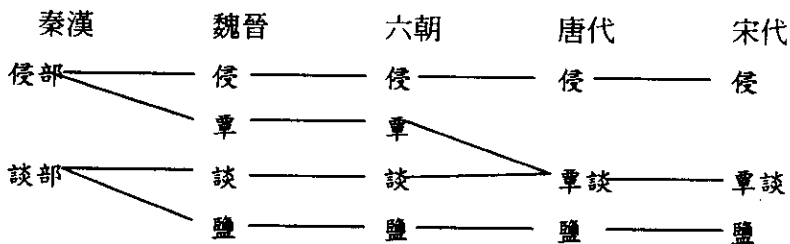
④ 我們使用了丁鋒整理的材料時，刪去了吳音的部份。北方地區的文獻材料包括：玄應《一切經音義》、顏師古《漢書註》、何超《晉書音義》、張參《五經文字》、慧琳《一切經音義》。西北敦煌則根據羅常培（1933）《唐五代西北方音》。

⑤ 案：平田昌司文章本作「很可能只有這兩項是唐初北人不分，南人能分的語音現象」。承蒙作者惠賜大作，並將這段文字加以增改，我們這裡引述的是作者在贈稿上增改的文字。

羅常培（1933）漢藏對音的研究，可知西北方音覃談混讀的現象，至少在第八世紀已經產生。

總而言之，覃談二韻從上古秦漢至中古六朝都是截然有別。但比對六朝隋唐時期的南北方文獻，不難窺見北方產生了一種音韻創新一覃談合流。這個創新出現於文獻上的時間，最早的似乎是顏師古《漢書註》。進一步的問題在於，漢語文獻紀錄與語言音韻創新兩者，必然是後者先產生，文獻紀錄只能幫助我們判斷音韻創新的時間下限，因此我們通常很難確切地指出音韻創新能早到甚麼時候。換句話說，我們無法判斷音韻創新的時間上限。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根據覃談合流與否這一音韻創新，來把六朝隋唐時期的漢語方言分為兩大系統，一是以《玉篇》、《切韻》為代表的南方方言，覃談有別；一是以顏師古《漢書註》為代表的北方方言，覃談混讀。底下列出北方方言覃談二韻從上古到唐代的音韻結構變遷情形<sup>⑥</sup>：

北方方言覃談二韻的音韻結構變遷



### 三、現代方言中的覃談二韻

假使把王洪君（1999）、秋谷裕幸（1999）兩篇文章加起來看，有關現代各漢

<sup>⑥</sup> 根據王本《刊謬補闕切韻》的四聲韻目小注（周祖謨：1993），呂靜、陽休之、李季節、杜臺卿、夏侯該等五家韻書在覃談之下沒有特別的解說。張琨（1987：30）指出，呂靜的《韻集》代表的是較早期晉朝北方的讀書音，夏侯該的《韻略》則是時代稍晚的南方傳統。因此我們暫時認為顏之推、蕭該等人根據五家韻書討論《切韻》分韻時，江東與河北兩大方言都能區分覃談二韻。這樣就可以進一步推論北方方言覃談合流發生的時段，必然在呂靜《韻集》（約四世紀）之後顏師古《漢書註》（七世紀）之前的三百年間。

語方言裡覃談二韻的音讀形式，可說已經有了很全面的介紹，不過其中還是有可以再加深入思索、探究及釐清之處。我們以下的討論內容及次序，主要就根據這兩位的文章（以下簡稱王文，秋谷），如有必要，另外再根據方言材料加以補充。

#### (一)吳語覃談有別的类型

根據秋谷的引述，吉川雅之與王文都認為吳方言、贛方言與徽州方言的覃談二韻具有相同的類型。吉川雅之稱為「蘇州型」；王文稱為「二型」。這個類型是：

覃端系 = 覃見系 = 談見系 ≠ 談端系 — 吉川  
 覃 = 談（見系） ≠ 談（非見系） — 王文

吉川同時認為，吳語處衢方言與其他吳語不同，主要是處衢方言不能區分覃韻端系與談韻端系。秋谷根據處衢方言慶元、常山、江山話和甌江方言溫州話提出不同的觀察，結果指出處衢方言與甌江方言都可以區分覃韻端系與談韻端系。以下我們根據王文、秋谷的材料，分別列出蘇州（王文）、慶元、常山、江山、溫州（以上秋谷）的覃談二韻韻母形式，為了更明確地看出吳方言的表現，我們加入雲和（太田齋、曹志耘，1992）及金華（曹志耘，1998）的材料來一起觀察：

表 4

	蘇州	慶元	常山	江山	溫州	雲和	金華
覃非見系	ø	ã	uã	õ	ø	ue	ɣ
覃見系	ø	ã/əŋ	uã/oŋ	õ/əŋ	ø/əŋ	ε/əŋ	ɣ
談非見系	E	ã	ã	ã	a	ã	ɑ
談見系	ø	ã	uã	õ	ø	ε	ɣ
覃文	(E)	—	—	—	—	ã	ã
談文	(E)	—	—	—	—	ã	ã

上表有幾點需說明：

第一、秋谷認為，覃韻見系有兩種讀音（例如慶元的  $\text{ã}/\text{əŋ}$ ），而且都是白讀音，因此推測覃韻非見系、談韻非見系和談韻見系必然包含著兩種不同的語音層



次。基本上這個說法本身沒有甚麼問題，不過我們覺得這一個單韻見系的層次我們可以將之視為更早層次的殘留，這幾個字是詞匯化之後的結果。主要的理由是：

1. 就消極的方面來說，這一批字都是固定那幾個字：𪗇、含、涵、揞。在各方言中最多就是慶元，四個字都有；溫州有三個字𪗇、含、揞；常山有兩個字𪗇、含；江山有三個字：𪗇、含、揞。另一方面，從結構上來說，我們目前還無法從單韻的非見系或談韻的見系找到與這一批字相對當的層次。
2. 就積極的方面來說，「含」這個字給了我們一些啓發。含，胡男切，匣母平聲。這個字在處衢方言中全部讀為牙音（也就是舌根音 [g] 或 [k]），沒有例外，例如：慶元 kəŋ<sup>2</sup>、常山 goŋ<sup>4</sup>、江山 gəŋ<sup>4</sup>、溫州 gaŋ<sup>2</sup>。這與閩南話完全相同，而根據楊秀芳（1996）的研究，匣母讀牙音，在系統上超乎六朝。換句話說，匣母讀牙音表現的是早於六朝音的層次。丁邦新（1988）從語音及詞匯上的特徵指出，吳語的底層有閩語的成分。另一方面，羅杰瑞（1994）曾經根據廈門話大量的同源變形詞（一字兩讀）與同源三形詞（一字三讀）指出閩南語具有三個不同的時間層次。而這三個層次的歷史來源分別是秦漢北方移民、西晉永嘉之禍的南渡移民及晚唐以長安方言為基礎的標準語。綜合兩位先生的看法，我們可以推測，吳語底層是個閩語，而這個底層閩語必然早於六朝時期。把這個推論配合上述匣母讀牙音的現象，我們更有把握認為處衢方言中「𪗇、含、涵、揞」等字是來自比六朝時期更早的時間層次的遺跡。

小結上述的討論，我們主要的目的是想指出：秋谷所提到的單韻見系另一個白讀音，可以理解為閩語底層的殘留，因此我們認為這一層的音讀不需將之納入六朝時期中古音系中「單談有別」的時間層次來討論。

第二、由上表四來看，蘇州、慶元、常山、江山、溫州、金華等六個方言的單談二韻在非見系聲母前有區別。

第三、再者，暫時擱置慶元、常山、江山、溫州見系斜線後的韻母，我們可以發現以上七個方言的單談二韻在見系前沒有分別。

接著我們討論表中比較特殊的雲和。底下先列出雲和方言裡單談兩韻字的同音字表，看看雲和方言裡單談二韻的聲、韻母配合關係：

表5 雲和方言覃談韻同音字表

ɛ	覃見系	[k] 感；[kh] 堪/勘/勘；[ø] 鵠庵/含函/暗
	談見系	[k] 甘柑汨/敢橄；[X] 酣慙
ue	覃非見系	[th] 貪/探；[d] 潭；[n] 南男；[ts] 簪；[tsh] 參慘； [Z] 蠶
ä	覃見系/非見系	[d] 潭；[kh] 坎砍；[X] 憾
	談見系/非見系	[t] 擔名/擔動；[d] 談痰/淡；[l] 藍籃/覽攬攬攬/濫濫；[ts] 暫；[s] 三；[z] 慚；[x] 喊

由同音字表來看，雲和方言的覃談韻字有幾個特點：

1. 覃韻見系韻母〔ɛ〕與非見系〔ue〕呈現互補分配，這是雲和覃韻第一套規則對應。覃韻有另一套規則對應，就是不論見系與非見系都讀為〔ä〕。由這些字來看，第一套規則對應〔ɛ〕/〔ue〕是白讀層；第二套規則對應是晚近傳入的層次。
2. 承上，既然覃韻有兩套規則對應，那麼相應的談韻也應該有兩套規則對應。由字表來看，談韻見系聲母的第一套規則對應是〔ɛ〕，這一套規則對應與覃韻的白讀層〔ɛ〕/〔ue〕相對應。現在的問題是，談韻非見系聲母的第一套規則對應的韻母音讀應該是甚麼？我們認為是〔ä〕，而這個原本屬於第一套談韻非見系韻母的〔ä〕與晚近傳入的第二套對應由於語音上相近而合併了。
3. 把雲和方言的兩個層次結構排列起來，加入金華的層次結構，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的覃談對比：

表 6

代表方言 韻目	雲 和		金 華	
	覃	談	覃	談
層次 I 非見系	ue	ä	ɣ	ɑ
層次 I 見系	ɛ	ɛ	ɣ	ɣ
層次 II 非見系	ä	ä	ä	ä
層次 II 見系	ä	ä	ä	ä



表 7 贛方言覃談非見系字表

韻目	覃				談			
	潭〔蟬〕	南	蠶	簪(參)	淡	膽	籃(藍)	三
南昌	[thon2]	lan2	tshon2	tson1	than5	tan3	lan2	san1
黎川	ham2	nam2	tham2	(tsem1)	ham5	tam3	lam2	sam1
余干	thon2	lon2	tshon2	tshon1	than5	tan3	lan2	san1
永修		lon3	dzon3	(dzhon2)	dhan7	tan4	lan3	san1
永新	thā2	lā2	thā2	(thā1)	thā17	tā3	lā2	sā17
宜丰	thon25	lon2	tshon25	(tshon1)	than6	tan3	lan25	san1
弋陽	than2	nan2	thən2	(tshan1)	than1	tan3	lan2	san1
南城	han2	nan2	than2	tshan1	han1	tan3	lan2	san1
萍鄉	thā2	lā2	tshā2	tsā1	thā5	tā3	lā2	sā1

表 8 贛方言覃談見系字表

韻目	覃				談			
	感	含	暗	贛	甘	柑(瘡)	涪	敢(橄)
南昌	kon3	hon2	ŋon2	kon3	kon1	(kon1)		kon3
黎川	kom3	hom2	om5	kom3	kom1		kom1	kom3
余干	kon3	xon2	ŋon5		khom5	kon1	kon1	khon3
永修	kən4	gnon3	ŋon5		kon1			kon4
永新	kā	xō2	ō56		kā1	kā1		kā1
宜丰	kən3	hən25	ŋən25 ŋən6	kən3	kən1	kən1		kən3
弋陽	kan3	han2	ŋen5	ken3	kon1	kon1	ken1	kan3
南城	kən3	hən2	ŋən5		kən1	kən1	kən1	kən3
萍鄉	kō3	hō2	ŋō5		kō1	kō1		

根據上面兩張表，我們可以歸納出贛方言章談兩韻的兩個大區別，一是章談有別；一是章談無別。下面分別說明：

第一、章談有別

上表 9 個方言中章談有別的是：南昌、余干、永修、永新、宜丰等方言。根據上文我們對吳語章談有別的結構分析，這 5 個章談有別的贛方言具有結構上的差異。其中南昌、余干是同一個結構類型。也就是：

南昌型：章非見系 [o] = 章見系 [o] = 談見系 [o] ≠ 談非見系 [a]

南昌結構類型的成因是，談見系受見系聲母影響而產生合口的成分，使得主要元音與章見系趨於同化。不過我們仍可以根據「章非見系 [o] ≠ 談非見系 [a]」這一對立判斷出它們原來有分別。

另外，永新、宜丰是另一種結構類型。也就是：

永新型：章見系 [o] ≠ 章非見系 [a] = 談非見系 [a] = 談見系 [a]

永新結構類型的成因是，章非見系受端、精系等舌尖聲母的影響而產生元音前化的變化（由 [\*o] → [a]），使得章談的非見系趨於同化。

永修的結構類型比較特殊，是目前贛方言中章談有別最為明確的一個，它的結構類型是：

永修型：章非見系 [o] = 章見系 [o] ≠ 談見系 [o] ≠ 談非見系 [a]

很顯然地，從韻母元音的表現上我們可以推測，永修的談韻見系韻母受舌根聲母的影響，由原本的 [a] 成為靠後的 [o]；●換句話說，永新的談見系與章見系漸漸

⑦ 從一般語言的元音表現來看，如果是三個元音系統的語言，多半呈現為：

i            u  
          a

如果是五個元音系統的語言，則呈現為：

i            u  
          e    o  
          a

趨同，想來下一步的演變趨向就成爲南昌型的類型。

### 第二、覃談無別

上表中的黎川、萍鄉、南城都是覃談無別。它們的結構類型是：

黎川型：覃非見系 = 談見系 ≠ 覃見系 = 談非見系

覃談二韻在見系有相同的演變，也就是：都受到見系聲母影響而發展出一個合口的成分，使得主要元音帶有合口性質。

不過，這幾個方言中有仍保留著極少數覃談有別的字，例如：

表 9

	南昌	黎川	萍鄉	南城
搨 (攪)	lon3	nom3	—	(lon3)
泥來二母	泥來混	泥來有別	—	泥來有別

這裡有個問題要說明。根據《廣韻》：

搨，奴感切，搨搨。覃韻泥母上聲字

攪，盧敢切，手擊取。談韻來母上聲字。

現在問題在於，我們怎麼判斷上述這幾個方言的本字究竟是那一個？

1. 黎川的情形比較單純，因此先做交代。我們從聲母上來推敲，黎川的泥來不混，因此〔nom3〕必然源自中古泥母。另一方面，韻母與覃韻見系相同，因此可確定來自覃韻的奴感切，而且其表現出「覃談有別」的特徵與南昌型相同。然而，由於例字只有一個，可能是個別移借或基底語言層透顯的遺跡

---

有意思的地方是，偏前的元音多半是展唇元音，偏後的元音多半是圓唇元音。這個有趣的現象給我們啓發是，當永新的元音\*a 因爲受舌根部位的聲母影響使部位往後移動時，不會讀爲展唇的ɤ，而是讀爲圓唇的o。

而已，因此我們還是根據絕大部分的規則對應，將之歸於覃談無別。

2. 南城的情形比較麻煩。從聲母來說，南城的泥來也是不混，因此〔lon3〕應來自中古來母，換言之，也就是來自談韻的盧敢切。另一方面，就韻母的規則對應來說，這個字字音我們這個字若將這個字歸入談韻，則南城也表現出覃談有別的特徵。但由於南城也只有「攬」一個字，我們暫時將之視為個別的例外，等待將來有更多資料發表之後再予細論。
3. 南昌的情況是：南昌中古泥來二母今讀已混同，因此沒有辦法根據聲母的線索來指出〔lon3〕來自覃韻上聲或談韻上聲。不過，熊正輝（1998：150）指出「古音談敢闕三韻端系字南昌今全讀〔an〕，覃感勘三韻端系字一部分今讀〔on〕韻母，一部分今讀〔an〕韻母。覃感勘三韻字讀〔an〕韻母似乎是後起的。」根據這一段話及我們上列的字表，不難推想南昌方言中覃談二韻有兩個音韻層次：

南昌	覃感勘	談敢闕
層次 I 非見系	on	an
層次 I 見系	on	on (<*an)
層次 II 非見系	an	an
層次 II 見系	on	on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層次 I 是屬於覃談有別的層次，層次 II 則是覃談無別。這兩個不同結構的語言層接觸之後，層次 I 與層次 II 的見系完全混同。因此我們可以發現，以南昌話來說，覃韻見系讀為〔on〕的有純粹白話音如：〔kon3〕用碗、碟子等反過來蓋；也有帶書面色彩的詞匯，如：「感激」〔kon3 tɕit7〕。至於覃韻非見系，則呈現出兩個語言層相互競爭的情形，而且顯然白話層的讀音目前還處於優勢地位。總結來說，南昌方言中，意義為摟抱的〔lon3〕是一純粹的口語詞，應屬於層次 I，也就是來自覃韻上聲「搨」。

弋陽的情形比較複雜。由上表來看，弋陽的覃韻非見系除了「蠶」字讀〔tshən2〕之外，覃談的非見系基本上是混同的。另一方面，弋陽覃見系分別有兩

套對應音讀，談見系則有三套對立，目前我們尚無法解釋這個現象。

根據我們上文的討論，贛方言內部存在覃談有別及覃談無別的差異。就元音對比的結構類型上來看，可以分析為四類：

表 10

類型	南昌型		永修型		永新型		黎川型	
	覃	談	覃	談	覃	談	覃	談
層次 I 非見系	o	a	ɔ	a	a	a	a	a
層次 I 見系	o	o	ɔ	o	o	a	o	o

其中覃談無別的黎川型顯然不是六朝江東方言的特徵，我們暫時不論。其他三種贛語，在類型上都是覃談有別。

### (三) 湘語的覃談類型

目前湘語（或廣義地說，湖南省方言）的材料除了有楊時逢《湖南方言調查報告》、中國大陸各省修纂的方志及期刊上若干單篇的調查資料之外，目前可見比較詳細的調查材料（包括音韻、詞匯、句法），應屬一套十五本的「湖南方言研究叢書」。底下我們根據「湖南方言研究叢書」中〈湖南漢語方言概況〉一文的分區，選取長沙、湘潭、衡山、瀏陽（以上長益片）、婁底、漣源、湘鄉（以上婁邵片）、溆浦（辰溆片）等八個湘方言來觀察。

表 11 湘方言覃談非見系字表

韻目	覃				談			
	潭	南	蠶	簪(參)	淡	膽	籃	三
長沙	tan2	lan2	tsan2	(tshan1)	tan56	tan3	lan2	san1
湘潭	dan2	nan2	dzan2	(tshan1)	dan56	tan3	lan2	san1
衡山	thæ2	læ2	tshæ2	(tshæ1)	tæ6	tæ3	læ2	sæ1
瀏陽	than2	lan2	tsan2	tsan1	than6	tan3	lan2	san1
婁底	dā2	lā2	dzhā2	tsā1	dā6	tā3	nā2	sā1



漣源	ta2	la2	tʂa2	tʂa1 tʂua1	ta6	ta3	la2	sa1
湘鄉	diä2	niä2	dʒiä2	tʂiä1	diä26	tiä3	niä2	ʕiä3
溆浦	dɛ̃2	lɛ̃2	dɛ̃2	tʂɛ̃1	tɛ̃6	tɛ̃3	lɛ̃25	sɛ̃1

表 12 湘方言覃談見系字表

韻目	覃				談			
	感	含	塲	匯	甘	柑	涪	敢
長沙	kan3	xan2	khõ5	khõ6	kan1	kan1		kan3
湘潭	kan3	fian2			kan1	kan1		kan3
衡山	kæ3	xæ2	khuẽ5	kẽ3	kæ1	kæ1		kæ3
瀏陽	kõy3	xõy2	khõy5		kõy1	kõy1	kõy1	kõy3
婁底	kuẽ3	yä2	khuẽ5	kẽ3	kuẽ1	kuẽ1		
漣源	ka3	xa2	khuẽ5		ka1	ka1	ka1	ka3
湘鄉	kuä3	yuä2 文 yiä2 白	khuä5	kiä3	kuä1	kuä1		kuä3
溆浦	kẽ3	hẽ2	khuẽ3		kẽ1	kẽ1 文 khuẽ1 白		kẽ3 kuẽ3

在進一步探討湘方言呈現出的覃談結構類型之前，我們需先說明及補充幾個例子：

第一、根據《廣韻》，塲，苦紺切，覃韻去聲溪母字。在湘方言中，這個字都是白讀，其意義可指水田、池塘的岸邊，以及堤岸或山崖（長沙）；把水田隔開的矮牆，或者田邊攔水的堤（衡山）；梯田較高一側的埂岸（瀏陽）；水田較高的田埂（婁底、漣源）。湘鄉、溆浦沒有釋義，不過都與田連用，意義想來相近同。整體而言，這個字在湘方言內部頗為一致，只有溆浦讀為上聲，尚不知其原因。

第二、衡山的涵字有文白異讀，白讀音 [fɛi2] ~ 心（心臟，指思考問題的器官）；文讀音 [xæ2] ~ 洞。我們認為白讀音的涵 [fɛi2] 與表中的塲 [khuẽ5] 屬於同一個時間層次。理由是，衡山方言的 [ɾ] 聲母有分別有來自中古合口與開口

的白讀音規則對應。例如：

表 13

字目	汗	活	火	窠	枯	褲
中古來源	山開一匣	山合一匣	果合一曉	果合一溪	遇合一溪	遇合一溪
衡山白讀	fɛi6	fæ3	fu3	fu1	fu1	fu5
衡山文讀	xæ6	xo3	xo3	kho1	khu1	khu5

由上表可知，今衡山的〔f-〕聲母白讀有來自中古見影系的來源。我們推斷這個來源可能是來自更早期的〔\*h-〕。

1. 曉、匣母讀為〔f-〕屬於規則演變，其更早的來源可能是〔\*h-〕。我們可以推測，〔\*h-〕因受合口元音〔-u〕及介音〔-u-〕而讀為〔f-〕。
2. 溪母字在衡山有讀為清擦音的，例如：去有兩個白讀音〔khu5〕、〔xu5〕，一個文讀音〔tɕhy5〕。糠白讀音〔xō1〕、文讀音〔khō1〕。這些例字都說明：衡山方言的溪母字存在一個讀為清擦音的較早期層次。

現在回到我們之前的涵〔fɛi2〕字。有了上文的認識，我們認為「涵」這個字的音變過程是：

涵：\*huēi→\*fuēi→fɛi

由此我們可以確認涵〔fɛi2〕與塹〔khuēi5〕為同一個時間層次。另外，塹雖為溪母字，不過並未參加溪母讀為清擦音的演變，與去字讀〔khu5〕行為相同。<sup>③</sup>

歸納起來，衡山方言的見系有三套韻母：

③ 寫到這裡，讀者們不免要追問：衡山方言的溪母白讀有清擦音也有清舌根送氣音，究竟那一個是衡山方言內部的規則演變？這個問題在本文無法深究，留待將來另文討論。

表 14

衡山方言覃韻見系	例 字
層次 I	醜 kěi3
層次 II	勸 khuēi5、涵 fěi2
層次 III	感 xǎ3、含 xǎ2

層次 I 我們認為與吳語的情形相同，是最早期的殘存音讀。層次 II 是古江東方言覃談有別的層次。層次 III 則是文讀音，屬於覃談無別的層次。

根據上面兩張字表，對於湘方言的覃談韻類我們可以有幾點觀察：

1. 覃談有別的方言

湘方言中覃談有別的方言也有不同的結構類型：

(1) 長沙、衡山是一類：

長沙型：覃見系 [o] ≠ 覃非見系 [a] = 談非見系 [a] = 談見系 [a]

這一型與贛方言的贛方言的永新型在類型上是相同的，其形成原因可以有平行的解釋。

(2) 漣源的結構類型與贛方言的永修型相近：

漣源型：覃見系 [ue] ≠ 覃非見系 [ua] ≠ 談非見系 [a] = 談非見系 [a]

漣源的覃談在見系與非見系都有對立，是湘語中保留覃談對立最完整的一種。

(3) 湘鄉獨立成一類：

湘鄉型：談見系 [uǎ] ≠ 覃見系 [iǎ] = 覃非見系 [iǎ] = 談非見系 [iǎ]

這一組類型非常特殊。談韻見系讀為帶合口介音，而談非見系與覃韻都讀為帶齊齒介音。由上表的含字文白異讀來看，可知覃見系讀為 [iǎ] 是較早的白讀層，讀為 [uǎ] 是較晚傳入的。我們認為，湘鄉型至少有兩個層次的疊積：

湘 鄉	覃感勸	談敢闌
層次 I 非見系	iǎ	iǎ (<*uǎ)
層次 I 見系	iǎ	uǎ
層次 II 非見系	iǎ	iǎ
層次 II 見系	uǎ	uǎ

由上表可知，傳入湘鄉的層次II是覃談無別的方言。至於較早的層次I則是覃談有別。造成結構差異的關鍵在於：湘鄉的談非見系與覃非見系先混同。

## 2. 覃談無別的方言

湘潭、瀏陽、婁底、溆浦大抵都是覃談無別的方言，湘潭是覃見、非見系=談見、非見系；瀏陽則是覃見=談見≠談非見=覃非見。這幾個湘方言即使有一些純粹白讀字如勘、匯仍在使用的，但都可視為早期音讀的殘留，不足以影響其整體的結構類型。

小結本段我們對湘方言的討論，就覃談二韻而言，湘方言內部也有不同的類型，它們的元音對比的結構類型上來看，可以分析為四類：

表 15

類型	長沙型		澧源型		湘鄉型		湘潭型	
	覃	談	覃	談	覃	談	覃	談
層次 I 非見系	a	a	ua	a	ia	ia	an	an
層次 I 見系	o	a	ue	a	ia	ua	an	an

我們認為湘方言在更早的時期，覃談二韻是有區別的。因此可以接著推論：湘方言具有南朝江東方言這一時間層次。因此王文中將湘方言與粵語、客家話歸為一類，恐怕有待商榷。

## (四) 粵方言的覃談類型

以下關於粵方言的討論，我們擇取陽江（《漢語方音字匯》，1989）、廣州（白宛如，1998）、東莞（詹伯慧、陳曉錦，1997）、增城（何偉棠，1990）、台山（黃劍雲，1990）、南寧（楊煥典，1997）、吳川（張振興，1992）等七個方言點來觀察覃談二韻的關係。

表 16 粵方言覃談非見系字表

韻目	覃				談			
字目	潭(貪)	南	蠶(簪)	慘(參)	淡	藍(攬)	慚(暫)	三
陽江	tham2	nam2	tʃham2	tsham3	tam6 tham4	lam2	tʃham2	sam1
廣州	(tham1)	nam2	tsham2	tsham3	tam6 tham4	lam2	tsham2	sam1
東莞	thaŋ2	naŋ2	tshaŋ2	(tshaŋ1)	thaŋ4	ŋaŋ2	tsaŋ5	saŋ1
增城	tham2	nam2	tsham2	tsham3	tham4	lam2	tsham2	sam1
台山	ham2	nam2	tham2	tham3	ham4	lam2	tham2	ʔam1
南寧	tham2	nam21	tsham2	tsham3	tham4	lam2	tsham2	sam1
吳川	(tham1)	nam2	tham2	tham3	ham4	(lam4)		ʔam1

表 17 粵方言覃談見系字表

韻目	覃				談			
字目	感(堪)	含	暗	措	甘	柑	敢	[喊] ⑨
陽江	kam3	hem2	em5		kem1	kem	kem3	[ham6]

⑨ 在進入討論之前，我們需要先說明字表上的「喊」這個字。在王文中這個字都當做二等字處理，但沒有說明原因，我們在此對王文稍做補充。《廣韻》裡「喊」這個字有三個反切：

1. 呼覽切，曉母談韻上聲，一等。聲也。
2. 呼[豆兼]切，曉母咸韻上聲，二等。聲也。
3. 下斬切，匣母咸韻上聲，二等。喊聲。

總的來看，「喊」字的來歷是上聲字，或為一等，或為二等。二等的有兩讀，一為匣母一為曉母。有了這個線索。我們可以藉由聲調的反映知道現代方言裡「喊」字究竟來自那一等。由上表來一一檢視粵方言字表中的「喊」字：

- (1) 陽江讀為陽去，來自下斬切，也就是二等，這是濁上歸去的變化。表中的東莞、增城、南寧等地的「喊」字讀為去聲，正屬於濁上歸去的變化。再者，東莞去不分陰陽；增城、南寧去分陰陽，但「喊」仍讀為陰去，因此我們還可以推測：「喊」字在增城、南寧是個新近傳入的字，時間晚於這兩個方言產生去分陰陽的變化。至於台山，由於台山的去聲往往與陰平聲調合併，上聲則沒有這個現象，因此可以推論台山的喊 [ham1] 應該來自先前的 [ham5]。
- (2) 廣州的「喊」讀為陽上，聲調表現不同，主要是因為廣州上分陰陽，沒有濁上歸去的變化，而這個 [ham4] 的讀音也是來自下斬切。

廣州	kəm3	həm2	əm5	əm3	kəm1	kəm	kəm3	{ham4}
東莞	kaŋ3	həm2	ŋaŋ5	ŋəm3	kəm1	kaŋ1		{haŋ5}
增城	kam3	həm5	am5		kam1	kam1	kam3	{ham5}
台山	kam3	ham2	am3		kam1	kam4	kam3	{ham1}
南寧	kam3	həm2	əm5	əm3	kəm1	kəm	kam3	{həm5}
吳川	(huam1)	huam2	uam5		kuam1		kuam3	

上面兩張表是七個粵方言的覃談二韻非見系字與見系字的比較。基本上粵方言覃談兩韻的非見系字都是混讀的。至於覃談韻的見系字，在排除了二等韻的「喊」字之後，配合覃談兩韻的非見系字，我們可以從規則對應的表現來把它們分為三類：

1. 只有一套規則對應，且覃談非見系 ≠ 覃談見系。吳川方言屬於這一種類型。
2. 只有一套規則對應，且覃談非見系 = 覃談見系。台山方言屬於這一種類型。
3. 存在兩套規則對應，一套是覃談非見系 ≠ 覃談見系；另一套則是覃談非見系 = 覃談見系。陽江、廣州、東莞、增城、南寧屬於這一類型。

就中古音的架構來看，這三種類型的覃談二韻都是混讀的。吳川方言雖然覃談二韻有非見系 ≠ 見系的對比，其實這剛好證明了更早的格局就是覃談不分。吳川混讀的覃談二韻韻母正是根據歷史語言學所謂「在相同條件下，語音演變沒有例外」的原則，在見系之後發生了相同的演變。比較起來，台山方言則可以視為更早的情形，也就是覃談尚未產生非見系 ≠ 見系的韻母對比。

另外，關於第三類型，還需解釋一下陽江方言與東莞方言的情況：

- (1) 根據王文引用陽江的資料，文中指出陽江的〔am〕是文讀音，而〔əm〕是白讀音（1999：70）。那麼可見就陽江方言而言，覃談非見系 ≠ 覃談見系是比較早的音讀；覃談非見系 = 覃談見系是比較晚傳入的讀音。
- (2) 東莞的覃談見系有兩套規則對應，一套讀為〔aŋ〕，一套讀為〔əm〕。由於《東莞方言詞典》的材料沒有標出文白異讀的差異，因此我們難以從異讀來推論它們誰早誰晚。不過由於東莞見系的韻母〔əm〕完全不出現於非見系，因此我們傾向把這幾個讀為〔əm〕韻的字視為零星借入的詞匯。

以下以陽江爲例，指出粵方言中最複雜單談二韻的層次構造模型：

陽江	單	談
層次 I 非見系	am	am
層次 I 見系	ɐm	ɐm
層次 II 非見系	am	am
層次 II 見系	am	am

具有兩個層次的粵方言，早期單談層次由於之前聲母的影響，產生了「見系聲母 ≠ 非見系聲母」的韻母對立。相對的，晚期單談層次則沒有這樣的對立。總之，以單談二韻而言，粵方言不論是早期的層次或晚期的層次都是單談不分。

(五)客家方言的單談類型

接著我們討論客家方言的單談二韻。我們選擇廣東梅縣（黃雪貞，1998）、廣東五華（魏宇文，1997）、江西于都（謝留文，1998）、台灣桃園（楊時逢，1957）、四川華陽涼水井（董同龢，1948）、廣西賀縣蓮塘（鄧玉榮，1996）、福建長汀（李如龍、張雙慶，1992）七個方言點來觀察。其中梅縣是客家方言的通語；五華是四縣客話；桃園是海陸客話。以下先列出字表。

表 18 客方言單談非見系字表

韻目	單				談			
	潭(貪)	南	蠶(簪)	慘(參)	淡	膽(擔)	藍(攬)	三
梅縣	tham2	nam2	tsham2	tsham3	tham1	tam3	lam2	sam1
五華	tham2	nam2	tsham2	tsham3	tham1	tam3	lam2	sam1
于都	thā2	nā2	tshā2		thā1 thō6	tā3	lā2	sā1
桃園	tham2	nam2	tsham2	tsham3	tham1 tham6	tam2	lam2	sam1
華陽	(than1)	nan2	tshan2		than1	(tam5)	nan2	san1
賀縣	tham2	nam2	tsham2	tsham3	tham1	tam2	lam2	sam1
長汀	thaŋ2	naŋ2	thaŋ2	(thaŋ1)	thaŋ1	taŋ3	laŋ2	saŋ1

表 19 客方言覃談見系字表

韻目	覃				談			
	感(堪)	含	暗	措 <sup>⑩</sup>	甘	柑	敢	慙
梅縣	(kham1)	ham2 文 hem2 白	am5	em1	kam1	kam1	kam3	
五華	kam3	ham2	am5	em1	kam1	kam1	kam3	ham1
于都	kə̃3	hə̃2 文 hē2 白	ə̃5	ə̃1	kə̃1	kə̃1	kə̃3	
桃園	(kham1)	ham2	am5	am1 em1	kam1	kam1	kam3	
華陽	(khan1)	xan2	an3			kan1	kan3	xan1
賀縣	kam3	ham2	am5	em1	kam1	kam1	kam3	
長汀	kaŋ3	haŋ4	əŋ5	eŋ1	koŋ1	koŋ1	koŋ3	

客家方言的覃談二韻基本上沒有分別，這從梅縣、五華、桃園、華陽涼水井、賀縣等可以看出來。需要討論的是于都。

于都方言覃談二韻看似有見系〔ə̃〕與非見系〔ã〕的對比。但是，談韻非見系

⑩ 進入客家方言覃談韻母格局的討論之前，我們得先解釋上列字表中的一個特殊字——「措」。底下我們根據《廣韻》，先列出「措」這個字的來歷：

1. 烏感切，影母上聲覃韻一等

2. 於陷切，影母上聲咸韻二等

就客家方言來說，「措」字的讀音與上述兩個反切都不合。然而，這個字在客家方言內部有很強的一致性，因此這個字可以視為客家方言的一個特字。更重要的是，在各客家方言中，覃韻總有幾個固定字讀與「措」同韻：

梅縣：措 tsem3 (蓋印。《廣韻》子感切，精母上聲覃韻)、匪 kem3、含 hem2

五華：措 tsem3、匪 kem2

于都：匪 kə̃3、含 hē2

桃園：措 tsem3、匪 kem3

賀縣：匪 kem2 (匪 khem2?)

長汀：匪 keŋ3

這個情形與上文討論過的吳方言非常相似。因此我們暫時把這幾個字認為是客家方言在遷移過程中與各地底層方言接觸之際，來自底層的語音殘餘，換言之，這些音是底層語（也就是「非客家方言」）早期的音韻特徵。



的「淡」字有兩種音讀：〔thã6〕與〔thõ6〕。這給我們一個很重大的啓發，那就是于都方言單談二韻除了最早的形式（〔ě〕）之外，可能還存在兩個層次，其中比較早的層次其單談有別（單非見系 ≠ 單見系 = 談見系 = 單非見系）；較晚的層次則是單談不分（單談非見系 ≠ 單談見系）。這兩個層次的對比模型如下：

于都	單	談
層次 I 非見系	a	õ
層次 I 見系	õ	õ
層次 II 非見系	a	a
層次 II 見系	õ	õ

支持這兩個相異層次存在最有力的證據是：由字表來看，「淡」字在其他客家方言中如果只有一讀，那麼必然讀爲陰平；如果有兩讀，則必有一個讀爲陰平，另一個讀爲陽去。這個現象顯示，全濁去在客家方言中存在兩套規則對應，一套是全濁去讀陰平調，一套是全濁去讀陽去調，顯然這兩套規則對應是兩個不同語言層接觸的結果。于都方言內部正好有這兩種濁上對應，換言之，也就是有兩個層次，那麼究竟應該怎麼判斷何者是贛方言固有的層次，何者是客家方言固有的層次呢？我們可以透過幾個方法：

第一、何大安（1988）〈論贛方言〉一文指出原始贛方言的特徵是「濁上歸去」。從這個角度來思考，以于都方言的「淡」字來說，讀爲陽去調的是原始贛方言的特徵；讀爲陰平調的是客家話的特徵。

第二、從之前對贛語的分析可知，贛語具有單談有別的特徵，而淡字讀爲〔õ〕正表現出于都方言中原有的贛語底層（單非見系 ≠ 談非見系）。

綜合上述的兩條線索，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于都方言事實上存在一個贛方言的底層，這個底層單談有別。之後傳入了客家話，帶入了一個單談不分的層次，成爲表層。由於于都這兩個不同的方言層具有不同的音韻特徵，因此，即使沒有文白異讀的說明，我們同樣也能依循各種已產生的音韻變遷的線索來建立層次對應關係。

另外，根據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1992：94）所說，零都（也就是于都）

非純客住縣，並說遷入的客家人「與湘贛系人們，雜錯居住，交涉繁夥」。換句話說，客家人是後來遷入的，這個歷史事實與上述在語言中呈現的表層、底層的情況，剛好不謀而合。

#### (六)官話方言的覃談類型

根據李榮（1985），官話方言在地理上可分為八區，分別是：東北官話、北京官話、冀魯官話、膠遼官話、中原官話、蘭銀官話、西南官話及江淮官話。就覃談二韻的表現來說，由東北至西南、蘭銀到江淮，整個官話內部的表現是非常一致的，因此我們在各區中分別擇取一個方言便足以知其梗概。底下根據上述八區的次序，列出比較字表。又，下列官話方言的材料，全部取自陳章太、李行健（1996）。

表 20 官話方言覃談二韻非見系字表

韻目	覃				談			
	貪	南	簪	簪	淡	膽	藍	三
瀋陽	than1	nan2	tsan1	tshan2	tan5	tan3	lan2	san1
北京	than1	nan2	tsan1	tshan2	tan5	tan3	lan2	san1
濟南	thæ1	mæ2	tsæ1	tshæ2	tæ5	tæ3	læ2	sæ1
青島 <sup>①</sup>	thā1	nā5	tsā1	tshā5	tā5	tā5	lā5	sā1
西安	thā1	nā2	tsā1	tshā2	tā5	tā5	lā2	sā1
蘭州	thē1	nē2	[tsē2]	tshē2	tē5	tē3	lē2	sē1
成都	than1	nan2	tsan1	tshan2	tan5	tan3	lan2	san1
南京	thā1	lā2	tsā1	tshā2	tā5	tā5	lā2	sā1

① 青島方言屬於膠遼官話，共有三個調，分別是：平聲、上聲、去聲。其中平聲實際上來自中古清聲母，中古濁母平聲已經讀為去聲調。

表 21 官話方言單談二韻見系字表

韻目	單				談			
	感	含	暗	措	甘	柑	敢	酣
瀋陽	kan3	xan2	an5	an3	kan1	kan1	kan3	xan1
北京	kan3	xan2	an5		kan1	kan1	kan3	xan1
濟南	kĕ3	xĕ2	ŋĕ5	ŋĕ5	kĕ1	kĕ1	kĕ3	xĕ1
青島	kā3	xā5	ŷā5	ŷā3	kā1	kā1	kā3	xā2
西安	kā3	xā2	ŋā5	ŋā3	kā1	kā1	kā3	xā2
蘭州	kĕ3	xĕ2	ĕ5	ĕ5	kĕ1	kĕ1	kĕ3	xĕ1
成都	kan3	xan2	ŋan5		kan1	kan1	kan3	xan1
南京	kā3	xā2	ā5	ā3	kā1	kā1	kā3	xā2

由上表可知，單談二韻在整個官話方言裡都表現為同一種類型，也就是單談不分。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江淮官話中的通泰方言，單談二韻存在顯著的文白音讀形式，白讀層與文讀層各自表現出不同的單談分合類型，底下以泰州（俞揚：1991）為例，列出字表來說明：

表 22 江淮官話單談非見系字表

韻目	單				談			
	貪	南	簪	蠶	淡	膽	藍	三
泰州白	thŭ1	nŭ2	tsŭ1	tshŭ2	thĕ1	tĕ3	nĕ2	ciĕ1
文	thĕ1	nĕ2	tshĕ1	tshĕ2	tĕ5			

表 23 江淮官話單談非見系字表

韻目	單				談			
	感	含	暗	措	甘	柑	敢	慙
泰州白	kŭ3	xŭ2	ŭ5	ŭ3	kŭ1	kŭ1	kŭ1	
文	kĕ3	xĕ2	ĕ5		kĕ1	kĕ1	kĕ3	xĕ1

由上表可知，泰州方言覃談二韻幾乎每字都有文白異讀，其中白讀音爲〔õ〕，文讀音爲〔ẽ〕。問題在於談韻非見系何以缺乏豐富的文白對立？解釋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談韻非見系的淡字。「淡」的文白形式分別是〔tẽ5〕與〔thẽ1〕，這顯然意味著，文讀層與白話層在韻母表現上是同形的，但由於泰州方言白讀層全濁母清化爲送氣清音，且聲調讀爲陰平調，由於聲母調類的表現迥異於較晚傳入的文讀層，因而在此透顯出層次差異的訊息。有了淡字的啓發，我們可以認定，泰州方言裡談韻非見系的韻母〔ẽ〕，實際上至少包含了兩個遠近不同時間的語言層，一個來自全濁清化仄聲送氣的類型（淡白讀音〔thẽ1〕）<sup>⑫</sup>，一個來自全濁清化仄聲不送氣的類型（淡文讀音〔tẽ5〕）。

總的來看，泰州地區江淮官話的覃談兩韻疊積了兩個語言層：

泰州	覃	談
白讀層非見系	ũ	ẽ
白讀層見系	ũ	ũ
文讀層非見系	ẽ	ẽ
文讀層見系	ẽ	ẽ

從兩個語言層各自的音韻對立來看，泰州方言的白讀層顯然與吳語是同一種覃談有別的類型；至於文讀音則是覃談無別的類型。

#### (七) 漢語方言裡覃談有別的结构類型

根據上文對吳、贛、湘、粵、客、官話等方言的討論，除去粵、客、官話等沒有覃談分別的方言外。吳、贛、湘方言中覃談有別的類型如下：

<sup>⑫</sup> 根據魯國堯（1992）、顧黔（2001）對通泰方言的研究，指出通泰方言中古全濁聲母清化的類型是不論平仄都讀爲送氣清音，類型上與客贛方言同源。至於官話，則是中古全濁聲母逢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

表 24

類型	吳語型		贛語型		湘語 A 型		湘語 B 型	
代表點	常山		南昌		長沙		湘鄉	
韻目	覃	談	覃	談	覃	談	覃	談
層次 I 非見系	uã	ã	o	a	a (<o)	a	ia	ia (<ua)
層次 I 見系	uã	uã (<ã)	o	o (<a)	o	a	ia	ua

上表中的三方言四類型是以上文諸方言內部各類型為基礎，進一步歸納出來的結果。其中吳、贛兩方言可以視為相同的結構類型，也就是：

$$\text{談見系} = \text{覃見系} = \text{覃非見系} \neq \text{談非見系}$$

從語音上來解釋，吳贛語一類型是：覃談兩韻由於見系聲母具有的合口徵性而率先合流，方向是談見系讀同覃見系。

其次，湘方言有 A、B 兩種類型，湘語 A 型的結構類型是：

$$\text{覃非見系} = \text{談非見系} = \text{談見系} \neq \text{覃見系}$$

從語音演變來解釋則是：覃談兩韻由於端精系（也就是非見系）聲母在發音位置上靠前的徵性而開始合流，方向是覃非見系讀同談非見系。又，贛方言的永新型在結構類型上與湘語 A 型相同。湘語 B 型的結構類型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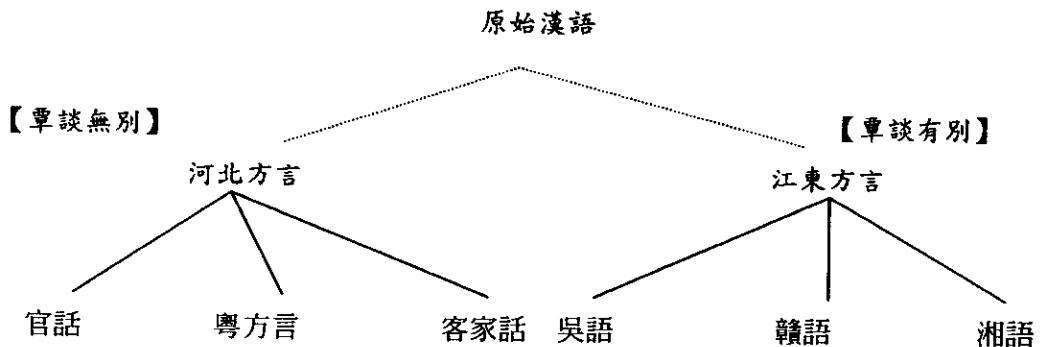
$$\text{覃非見系} = \text{談非見系} = \text{覃見系} \neq \text{談見系}$$

湘語 B 型的覃談兩韻，由於端精系（也就是非見系）聲母在發音位置上靠前的徵性而開始合流，但與湘語 A 型合流趨向不同，是談非見系讀同覃非見系。由此可見，不同的結構產生不同的類型，不同的類型則是源於不同條件的聲母底下，韻母各自的合流方向有所殊異。這其中，以《切韻》為基礎的歷史音韻架構提供吾人一

個參考座標，在這個座標之下，運用嚴格的比較方法，則各種合流的情形一一可見。

#### 四、覃談有別的分群效力

近年來有關《切韻》音系研究的方法論問題的探討，都傾向於一個主要的意見，也就是認為《切韻》應該構擬為兩大方言：江東方言與河北方言。江東方言以金陵為代表；河北方言以鄴下為代表（丁邦新 1995）。底下我們根據本文對六大漢語方言區的討論，以覃談二韻的分別及其結構類型把現代方言加以分類：



從地理上來看，覃談有別的分別主要出現在長江以南的吳、贛、湘等方言，這幾個方言呈現為地理上的連續體，顯示這一大片地方可能都是六朝時期江東方言擴散的範圍及通行的區域。除此之外，北方江淮官話區的通泰方言白讀層透顯出覃談有別的类型，這似乎暗示了六朝江東方言可能也擴及長江以北。

梅祖麟（1999）注意到《切韻序》、《顏氏家訓音辭篇》、《玉篇》等文獻已經提到的當時江東、河北兩地的音韻差異，例如：魚虞有別、支與脂之有別等。因此梅祖麟嘗試從現代方言入手，透過音韻、詞匯、句法等條件看看現代方言中那些是江東方言的後代，那些是河北方言的後代。梅文的結論指出，若要構擬江東方言，可以利用吳語、北部贛語、閩語等諸方言。要構擬河北方言，則可以參考官話、粵語、客家話。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認為除了文獻中已經提到的差異之外，若干文獻沒有明言而韻書、用韻又絲毫不混的音韻對比（諸如一等重韻哈泰有別、覃談有別等），則有賴從現代方言入手，尋找其中不同的音韻分合類型，來向上推

溯當時兩大方言可能存在的差異。以一等重韻覃談來說，現代仍然保存分別的吳、贛、湘等方言，具有六朝江東方言這一層次，無庸置疑。而沒有分別的官話、粵語、客家話等方言則是來自北方覃談已經合流的創新類型。丁邦新認為區分大方言應該使用早期歷史性條件，梅文（1999：62）已經指出，濁音清化發生在九世紀，那麼運用濁音清化這一條件來區分大方言，不啻是認為九世紀之前沒有方言區別，這想法顯然不通，因此建議以金陵切韻的韻類來區分南北兩大方言群。我們根據覃談二韻的分合所分出的兩群，與梅文從魚虞、支與脂之所分出的兩群基本上相合，這顯示以韻類分合來給方言分群，事實上比根據全濁聲母演變來分群更具有歷史上的優先性。

有了這些更早期的歷史條件，對於客贛的分合問題，就可以有更進一步的看法。Sagart（1988：149）曾指出，唐初有一批湧進鄱陽湖平原地區的移民，帶來了一種接近早期中古漢語的語言，這種語言與當地的南方方言溶化後形成前贛北語（Proto-Northern-Gan）。唐代中末期陸續有移民湧入江西，這批移民多到贛中定居，說的是以前贛北語為基礎，而帶有濃厚北方色彩的新方言—前贛南語（Proto-Southern-Gan）。前贛北語與前贛南語一項重大的音韻差異，就在於覃談二韻是否有分別。由此可知 Sagart 認為：

1. 前贛北語保存的是北方方言的覃談之別，前贛南語則沒有。客家話源出前贛南語，因此也就沒有覃談之別。
2. 覃談混讀的發生時間是在唐初至唐中末期之間。

我們的看法與 Sagart 有所不同。理由在於，就消極方面說，結合唐初各種書面文獻的表現，唐初的北方方言覃談已經合流，很難證明唐初這一批移入江西的移民其口語是覃談有別。就積極方面說，比較現代吳語、贛語方言中覃談有別的结构類型，不難發現它們的特徵完全相同，這顯示吳語、贛語都源出六朝江東方言這一時間層次。至於客、贛方言的分合問題，我們認為客、贛應該區分。我們所根據的最早的歷史條件，就是覃談二韻的分別。⑬這一項早期歷史性條件首先就可以把客、

⑬ 當然，還可以利用梅祖麟（2001）所提出的「魚虞有別」，「支與脂之有別」等江東方言的特徵來把客、贛分為兩群。

贛方言分開。相對而言，全濁清化就只是用來區分河北、江東兩大方言內部次方言的晚期性歷史條件。因此，客、贛方言全濁聲母清化一律讀為送氣音，可能是偶然地類型上的相同。

附帶一提，就方言分群來看，早期歷史性條件也有其侷限，現在用山西方言來說明。山西方言（或稱晉語）是否應該獨立為一支與官話、粵語、客家話、湘語等平行的大方言，一直是方言學界討論的話題。●丁邦新從方言的區分條件（1982）及特字（2002）等方面來看，認為山西方言應該屬於官話的一個次方言。現在我們列出一些山西方言●，從覃談二韻來觀察：

表 25 山西方言覃談非見系字表

韻目	覃				談			
	貪	南	簪	蠶	淡	膽	藍	三
太原	thæ1	næ1	tsæ1	tshæ1	tæ5	tæ3	læ1	sæ1
大同	thæ1	næ2	tsæ1	tshæ1	tæ5	tæ3	læ2	sæ1
陽原	thẽ1	nẽ2	tɕẽ1	tɕhẽ2	tẽ5	tẽ3	lẽ2	sẽ1
忻州	thā1	nā2	tsā1	tshā2	tā5	tā3	lā2	sā1
離石	thæ1	næ2	tsæ1	tshæ1	tæ5	tæ3	læ2	sæ1
平遙	thɑŋ1	naŋ1	tsɑŋ1	tshɑŋ1	taŋ5	taŋ3	laŋ1	saŋ1
張家口	thẽ1	nẽ1	tsẽ1	tshẽ2	tẽ5	tẽ3	lẽ1	sẽ1
臨河	thā1	nā2	tsā1	tshā2	tā5	tā5	lā2	sā1

⑬ 最早將晉語獨立為一支的是 Forrest (1948: 207-208)，之後李榮 (1985)、侯精一 (1986)、溫端政 (2000) 都贊同這個看法。反對晉語獨立為一支大方言的包括丁邦新 (1982)、詹伯慧 (1991)、王福堂 (1999) 等。

⑭ 字表所列的山西方言材料全部取自陳章太、李行健 (1996)。



表 26 山西方言覃談見系字表

韻目	覃				談			
	感	含	暗	措	甘	柑	敢	慙
太原	kæ3	xæ2	ɣæ5		kæ1	kæ1	kæ3	
大同	kæ3	xæ2	næ5	næ3	kæ1	kæ1	kæ3	xæ1
陽原	kẽ3	xẽ2	ŋẽ5	ŋẽ5	kẽ1	kẽ1	kẽ3	xẽ1
忻州	kã3	xã2	ŋã5		kã1	kã1-3	kã3	xã1
離石白			ŋi5	ŋi3	ki1	ki1		
文	kæ3	xæ2	ŋæ5		kæ1	kæ1	kæ3	xæ1
平遙	kaŋ3	xəŋ2	ŋaŋ5	ŋaŋ3	kaŋ1		kaŋ3	xəŋ1
張家口	kẽ3	xẽ2	ŋẽ5		kẽ1	kẽ1	kẽ3	xẽ1
臨河	kiã3	xã2	ŋiã5	ŋiã3	kiã1	kiã1	kiã3	xã2

值得注意的是離石方言。離石方言的覃談韻見系有文白異讀，白讀音是〔i〕，文讀音是〔æ〕；對照覃談非見系只有一套音讀〔æ〕。對照覃談見系的文白異讀，我們應該將離石覃談非見系的音讀〔æ〕理解為文白兩層次具有相同的語音形式。因此離石方言的語言層結構是：

離石	覃	談
白讀層非見系	æ	æ
白讀層見系	i	i
文讀層非見系	æ	æ
文讀層見系	æ	æ

不論是早期的白讀音或晚期的文讀音，離石方言都沒有獨特的表現。

從上表來看，山西方言基本上都是屬於覃談無別的類型，我們只能確定它與官話、粵語、客家話都是源出於一個歷經覃談混讀這一音韻創新的更古老的大方言，卻不能斷定它與這一大方言內其他方言的關係。這個情形顯示，覃談無別這一音韻現象是官話、粵語、客家話乃至山西方言的共同存古。至於山西方言能否與官話、

粵語、客家話平列爲一大方言，還需要再以晚期歷史性條件甚至平面音系條件來仔細推敲。

## 五、結語

本文以中古一等重韻覃談爲參照點，運用嚴格的歷史比較法，分析出現代各漢語方言覃談二韻的結構類型。列表如下：

### (一)覃談有別的現代方言

表 27 覃談有別

類型	吳語型		贛語型		湘語 A 型		湘語 B 型	
代表點	常山		南昌		長沙		湘鄉	
韻目	覃	談	覃	談	覃	談	覃	談
非見系	uã	ã	o	a	a (<o)	a	ia	ia (<ua)
見系	uã	uã (<ã)	o	o (<a)	o	a	ia	ua

各方言覃談二韻結構類型的不同，乃導因於聲母的條件。比方吳語、贛語都是談韻見系向覃韻見系合流，因此只能從覃談非見系的韻母對立來推出覃談有別。湘語 AB 兩型的合流則出現在非見系，見系反而能保留區別，故湘語必須由見系來找到對立。由此可知，同樣具有覃談有別的特徵，吳、贛方言之間的關係又比吳、湘或贛、湘之間更爲接近。不過，總地來看，我們可以確認現代吳、贛、湘等方言具有一個六朝江東方言的層次。

### (二)覃談無別的現代方言

表 28 覃談無別

類型	官話		粵語		客家話		山西方言	
代表點	北京		陽江		梅縣		離石	
韻目	覃	談	覃	談	覃	談	覃	談
非見系	an	an	am	am	am	am	æ	æ
見系	an	an	em	em	am	am	i	i

官話、粵語、客家話、山西方言等都屬於覃談沒有分別的方言。其中有些方言在覃談見系因為聲母而產生了韻母變化，這個變化似乎可以發生在覃談無別底下的各個次方言內部，因此也不能憑此判斷誰與誰的關係更密切些。整體而言，我們可以確定，從音韻史來來看，官話、粵語、客家話、山西方言都源自一個北方方言，這個北方方言與江東方言最大的差異是，進行了覃談混讀這一項音韻創新。

何大安（2000）曾指出漢語方言層次疊積豐富，這一特色足以開展出漢語獨樹一幟的「語言層次學」。本文方法論上的重點，主要就是從方言音韻現象入手，嘗試從異讀（文白異讀或一字多音）所顯露的現象，配合中古音韻的分合情形，來辨析出方言中底層、表層的不同性質。至於更進一步的問題，例如不同層次之間如何互動？如何融合成一個音韻系統？則是有待將來進一步探索、研究的方向。

#### 引用文獻

- |                |      |  |
|----------------|------|--|
| Laurent Sagart | 1988 | 〈On Gan-Hakka〉，新竹《清華學報》18.1，141-160                                  |
| R.A.D.Forrest  | 1948 | <i>The Chinese Language</i> ，台北：南天書局                                 |
| 丁邦新            | 1982 | 〈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新竹：《清華學報》14.1，2:257-273                                  |
| _____          | 1995 | 〈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北京：《中國語文》6，414-419                                   |
| _____          | 1998 | 《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br>〈漢語上古音的元音問題〉，42-63<br>〈吳語中的閩語成分〉，246-256。    |
| _____          | 2002 | 〈漢語方言中的「特字」——一致的例外〉， <i>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i> 30/1，1-15 |
| 丁 鋒            | 1995 | 《〈博雅音〉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 太田齋、曹志耘        | 1992 | 〈浙江云和方言音系〉，北京：《方言》4，290-303  |
| 王洪君            | 1999 | 〈從開口一等重韻的現代反映形式看漢語方言的歷史關係〉，武漢：《語言研究》第1期，61-75                        |
| 王福堂            | 1999 | 《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與層次》，北京：語文出版社  |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 1989 《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 平田昌司 2002 〈《切韻》與唐代功令——科舉制度與漢語史第三〉，《東方語言與文化》，上海：東方出版中心，325-359
- 白宛如 1998 《廣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吉川雅之 1995 〈咸攝一等重韻(舒聲)〉，東京：《中國の方言と地域文化(2)：漢語方言地圖集》(日本文部省科研報告集，代表者：平田昌司)，39-47
- 何大安 1988 〈論贛方言〉，《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九十，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93-120
- 2002 〈語言史研究中的層次問題〉，《漢學研究》18，261-271
- 何偉棠 1990 〈廣東增城方言同音字匯〉，北京：《方言》4，270-283
- 吳瑞文 2002 〈論閩方言四等韻的三個層次〉，台北：《語言暨語言學》3.1，133-162
- 李 榮 1985 〈官話方言的分區〉，北京：《方言》1，1-5
- 1989 〈漢語方言的分區〉，北京：《方言》4，241-259
- 李方桂 1931 〈切韻 a 的來源〉，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一分，1-31
- 李如龍、張雙慶 1992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李濟源、劉麗華、 1987 〈湖南婁底方言的同音字匯〉，北京：《方言》4，  
顏清徽 294-305
- 河野六郎 1979 〈吳方言における咸攝一等重韻の扱ひ方について〉，東京：《東洋研究》53，39-63
- 周祖庠 2001 《篆隸萬象名義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 周祖謨 1966 《問學集》，台灣：知仁出版社景印本  
 〈篆隸萬象名義中之原本玉篇音系〉，270-404  
 〈切韻的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434-473
- 周祖謨 1993 《周祖謨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  
 〈兩漢韻部略說〉，130-137  
 〈魏晉音與齊梁音〉，161-189  
 〈魏晉宋時期詩文韻部研究〉，190-223  
 〈齊梁陳隋時期詩文韻部研究〉，224-250
- 侯精一 1986 〈晉語的分區(稿)〉，北京：《方言》4，253-261  
 1999 《平遙話音檔》，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俞揚 1991 〈泰州方言同音字匯〉，北京：《方言》4，259-274
- 秋谷裕幸 1999 〈吳語處衢方言和甌江方言裡的單談二韻〉，日本：中國語學研究《開篇》第19期，100-103
- 夏劍欽 1998 《瀏陽方言研究》，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
- 張振興 1992 〈廣東省吳川方言記略〉，北京：《方言》3，195-213
- 張琨著 1987 《漢語音韻史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張賢豹譯 〈切韻的綜合性質〉，25-34
- 曹志耘 1998 《金華方言詞典》，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
- 梅祖麟 1999 〈閩語、吳語與江東方言之間的關係〉（稿本）  
 2001 〈現代吳語與「支脂魚虞，共爲不韻」〉，《中國語文》：1，3-15
- 陳昌儀 1991 《贛方言概要》，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陳章太、李行健 1996 《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匯集》，北京：語文出版社
- 陳暉 1999 《漣源方言研究》，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
- 彭澤潤 1999 《衡山方言研究》，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
- 曾毓美 1997 《湘潭話音檔》，江蘇：上海教育出版社

- 湘鄉縣志編纂委員會 1993 《湘鄉縣志·方言志》，長沙：湖南出版社
- 賀凱林 1999 《澱浦方言研究》，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
- 黃雪貞 1998 《梅縣方言詞典》，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
- 黃劍云 1990 《台山方言》，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
- 楊秀芳 1996 〈閩南語的文白異讀〉研討大綱，收錄於董忠司主編  
《臺灣閩南語概論》講授資料彙編，台灣：台灣語文學會出版，154-224
- \_\_\_\_\_ 1989 〈論漢語方言中全濁聲母的清化〉，台北：《漢學研究》，第7卷第2期，41-73
- 楊時逢 1957 《臺灣桃園客家方言》，台灣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二十二
- 楊煥典 1997 《南寧話音檔》，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溫端政 2000 〈晉語「分立」與漢語方言分區問題〉，山西：《語文研究》，1-12
- 董同龢 1948 〈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台灣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81-201
- \_\_\_\_\_ 1993 《漢語音韻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 詹伯慧 1991 《漢語方言及方言調查》，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 詹伯慧、陳曉錦 1997 《東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熊正輝 1998 《南昌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劉綸鑫 1999 《客贛方言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鄧玉榮 1996 〈廣西賀縣（蓮塘）客家話音系〉，北京：《方言》4，276-189
- 魯國堯 1992 〈客、贛、通泰方言源於南朝通語說〉，《魯國堯自選集》，河南：河南教育出版社，66-80
- 鮑厚星、崔振華、沈若云、伍云姬 1999 《長沙方言研究》，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
- 謝留文 1998 《于都方言詞典》，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

- 顏清徽、劉麗華 1998 《婁底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顏森 1998 《黎川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魏宇文 1997 〈五華方言同音字匯〉，北京：《方言》3，206-219
- 羅杰瑞著 1994 〈閩語詞彙的時代層次〉，台北：大陸雜誌，第 88  
梅祖麟譯。 期第二卷，1-4
- 羅香林 1992 《客家研究導論》，台北：南天書局。據民國 22 年  
興寧初版印行
- 羅常培 1933 《唐五代西北方音》，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單刊甲種之十二
- 顧黔 2001 《通泰方言音韻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 龔煌城 2002 《漢藏語研究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  
究所（籌備處），《語言暨語言學》專刊丙種之二  
（下）  
〈十二世紀末漢語西北方音韻母系統的構擬〉，331-  
378

# Comparative Studies in the Rhymes Tam/Tam Among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Wu Rui-wen*

Generally speaking, Ancient Chinese preserves the distinction of Chung-yun (重韻), such as the rhymes Tam : Tam (覃 : 談), Hai : Tai (哈 : 泰). This paper is intended as a investigation of the appearance of the rhymes Tam/Tam among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The paper falls into three section.(1) Considering the rhymes Tam : Tam as the reference, we may examine the phenomena of these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with comparative method. (2) According to these differences, we may classify all of these Chinese dialects by the criterion of the rhymes Tam/Tam. (3) From what has been said above,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groups, which one is Tam : Tam, such as Wu dialects, Gan dialects, Xiang dialects, and the other is Tam= Tam, such as Hakka dialects, Yue dialects, Mandarin dialects.

**Key word:** Rhymes Tam/Tam,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dialects, Historical linguistics, Comparative method